

感怀

桐间露落

春夏两章

柳色花容正春风

忽然之间，河边垂柳那暗褐色的纤长枝条上，悄悄地钻出了嫩黄的叶芽。熏风一吹，那一枝枝的翡翠轻摇，一树树的碧玉妆成，笼出轻烟一般曼妙的意境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不经意间，春天已经在我们身边。

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有什么东西醒来了，在无形中蔓延，不由人地说地浮动，让人生出一些说不清的期待，而世界似乎也有了许许多多可能。风展，云舒，花妍，草青，连空气都是香的。桃花开了，路边的青草渐渐清晰了眉眼，赏花的情侣们顾盼间眉目生辉，真是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令人生羡。回头又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孩子原生态的笑容，他的快乐如此纯净，感染我也跟着微笑了。这是世界给我们的春天。

春天里，注意力不太容易集中。有人在唱热恋的歌，有人在挣扎的心灵缝隙里剧烈喘息，世界是如此喧嚣而丰富。天气也一直反复无常地戏弄着人们，乍暖还寒，春雨连绵和猝然炎热交替上演，和爱情一样在开着变脸的玩笑。远处缥缈的歌声，让人生出隔世相思，窗外吹进带有青草气息的轻风，也让人蠢蠢欲动。禅家有话说了，不是别的，这是心动。所以说春色撩人呢。

春光明媚的时日，不适宜闷在家里故作忧郁。邀约两三好友，踏青、放风筝、野餐，春天会不由分说地将快乐的活力注满我们的心田。你会发现，这桃红柳绿醉人的春啊，是杜甫的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，是白居易的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是贾至的“草色青青柳色黄，桃花历乱李花香”，是赵嘏的“春风贺喜无言语，排比花枝满杏园”，是朱熹的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；是陆游的沈园相遇，是纳兰的只如初见，是徐志摩的康桥柔波，是林徽因的人间四月，是李后主的故国回望，是林黛玉的和泪葬花；是柳烟深处的一袭白衫，是红杏枝头的一朵花香……

春天一来，所有的秘密藏不住了，那些埋在心底里的柔软，纷纷鼓胀着冒出饱满的芽苞，粉红的，鹅黄的，嫩绿的，把一个五彩缤纷的梦攥在怀里。忽见陌上杨柳色，有多少欢喜和明媚在里头啊！就连孔圣人听到“舞雩随风，咏而归”也要喟叹，对于春天里的幕幕美景，谁能不印象深刻呢？

生如夏花之凌霄

我起初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看见一片火红的花探出粉墙黛瓦，在炎炎烈日下，开得肆意而热烈，似有蓬勃的生命力。

正好想在农村老家的院落墙边栽种一些攀援的藤本植物，当时眼前一亮，觉得此花甚合我意。一打听，原来这就是凌霄花啊。

在没有亲见这花之前，我已从文学作品认识了她的名字。“我如果爱你，绝不作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”凌霄花开在诗人舒婷的橡树上，

攀着高枝，看着一株木棉深情的爱。

白居易也将凌霄花喻为趋炎附势之徒，其《咏凌霄花》诗曰：“有木名凌霄，擢秀非孤标；偶依一株树，遂抽百尺条。托根附树身，开花寄树梢；自谓得其势，无因有动摇。一旦树摧倒，独立暂飘飘；疾风从东起，吹折不终朝。朝为拂云花，暮为委地樵；寄言立身者，勿学柔弱苗。”他借此诗嘱咐世人切勿学凌霄，自己没有本事，而把命运寄托在大树身上。读这些诗歌的时候，我是很不喜欢借别人发光的凌霄花的。

然而眼前这凌霄花，盛开于夏日的火热之中，伫立在墙的最高处，一串串橘红色的小喇叭，点缀着满墙翠绿的藤蔓，自有一股昂扬向上的精气神，令人心生喜爱。她固然是一种柔弱的植物，需要攀援于山石、墙面或树干，才得以出头，得到阳光照耀。但她也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一个决不妥协的攀援者风采，她顽强攀援、拼搏向上的精神，岂不正是人生爱拼才会赢的真实写照？

我在墙角种下了凌霄花，期待她的怒放。抛开世人加诸她身上的种种寓意，凌霄花真是一种适宜庭院栽种的花。不为趋炎附势，只因奇妙的大自然早已分配好了植物分别能够占据的空间，乔木高大、灌木低矮，藤本植物则攀援跨越空间，给她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，比如说墙面、花架，它就能很快爬满一面墙或者长成一个大大花柱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说：“附木而上，高数丈，故曰凌霄。”凌霄的名字形象地描绘了它的生长特点：攀附于它物之上生长，大有扶摇直上望云霄的气势。

凌霄花的花期非常长，每年夏天如约而至，艳丽的花朵迎着骄阳怒放，新生的枝条永远盘旋而上，保持着一股子“凌霄”之势。从七月开始，她们一直那样开啊开，开到八月又九月，努力攀援而上、不吝热情地挥洒美丽，诠释着“生如夏花”是何等灿烂。

生命的真谛就是在最美的季节绽放最炫目的自己，用力向上的美，并不需要别人的认可，凌霄花自己知道顶梢的风有多温柔，光有多灿烂！

你来

四明山就在

方其军

诗歌

以苍翠与轻岚的口语问候你的遐想与怀念
你没来的时候王阳明已经来了
白水冲的抒情循循善诱
你没来的时候黄梨洲已经来了
《四明山志》像时间的情书
你来，四明山就在

以香茗与清泉的礼仪款待你的行程与步履
你没来的时候谭政委何司令已经来了
电报声枪炮声仿佛就在耳畔
你没来的时候成君宜徐志远已经来了

那棵向东的枣树一年年鲜嫩
你来，四明山就在

以炊烟与竹檐的怀抱接纳你的逗留与依偎
你没来的时候这村那畚的山里人已经来了

一垄垄庄稼稼润原野的底稿
你没来的时候这岗那坳的野猪与兰花已经来了
年年山林奔腾光阴熏香
你来，四明山就在
探一探四窗岩与姚江源头春的樱花就在，夏的低8度就在
你来，四明山就在

尝一尝糯米酒与红烧肘子的枫叶就在，冬的雾凇就在
你来，四明山就在
诗与远方就在，梦里故乡就在
你来，四明山就在……

西各两间弄堂，南北两侧朝路面有大小两个墙门，地面全部铺石板。一个家族集聚而居，体现了儒家文化孝的理念。

村中有名的古建筑还有文昌殿、三官殿。最为气派的要数万里里，弄堂宽3米，深60米，由三进房屋组成，每进20米深。第一进和第二进都是四间一弄，第三进为三间一弄。房屋为青砖木结构，阔檐巡，下铺红石板，墙门高大，整个建筑恢宏大气。

村中最豪华的建筑当数已有400多年历史的郑氏宗祠。整座宗祠布局独特，为“九进十明堂”，堂内雕梁画栋，还有朱熹的题词：“槐里诗书门第，杏坛礼乐名家。”郑氏宗祠的正堂上悬挂着“庆槐表堂”匾额，据记载，是宋理宗御笔赐给丞相郑清之的。现在的镀金大字，为殷湾郑氏后裔、已故甬上著名书法家郑玉浦先生所书。

宰相郑清之就在这忠义之门、书香之家成长。年少时便知书达理，聪慧过人。嘉泰二年，赴临安太学深造。嘉定十年，考取进士。嘉定十六年，任国子学录，其后又担任了皇子赵昕的教师。之后，赵昕做了皇帝，号理宗。绍定六年，郑清之任丞相。三年以后，因政敌排挤，郑清之被罢免回了老家。

当年，这里官员聚居，民众富裕，有“陶公山一山，弗如殷家湾一湾”之说。

近代，我国第一代电影摄影师郑崇兰，于1947年拍摄了进步影片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如果郑崇兰尚在，应该请他拍摄一部《殷湾渔火》。

如今，东钱湖渔业队还在，已划归水上旅游公司。为推动乡村旅游，村中已开有几家临湖餐馆和临湖民宿。村支书孙爱萍说，月底将举办首届殷湾渔火文化节，重现“殷湾渔火”的诗意景象。

还惊倒影流。明灭殷湾浑不定，云山夜夜助清幽。”清代忻鉴描绘的东钱湖渔舟晚泊景色何其美丽：炊烟升船，鸟宿芦苇，一湖清幽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有不少外地人来东钱湖谋生，他们以船为家，捕鱼为业。白天在湖上捕鱼捞虾，摸螺蛳，捉河蚌。晚上，挂上桅灯，在船头的小灶上生火做饭，延续了“烟生晚饭几渔舟”的诗意。后来，随着渔业队集体化，渔民洗脚上岸，殷湾渔火渐渐消失。

殷湾村以渔火闻名，但村中并

殷湾渔火

四明田文

钩沉

时光倒流百年，夜幕降临，烟波浩渺的东钱湖畔，渔家村舍透窗之灯，停泊渔船挂桅之灯，湖畔妇女织网之灯，星星点点，构成了东钱湖十景之一的“殷湾渔火”。

殷湾是一个背山面湖的半岛，村民的房屋建在临湖的狭长地带，不少人家庭院外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水。

据史料记载，早在唐朝时，始祖应彪在鄞县翁洲安家，到了宋代，应彪十五世孙自吕国卜居东钱湖应家湾。“殷”本为“应”，后人修史或笔误为“殷”，或因“殷”有殷实富足之义，故名“殷湾”。此地的另一大姓郑氏，祖先于唐时从河南濮阳迁徙至陈州，后隐居杭州。北宋元符年间，郑清之（南宋宰相）的曾祖郑毅，官为鄞县助教，他在鄞县“大池头”筑宅而居，庭园内有一棵槐树，郑宅为此又称“槐堂”。后来，郑氏一脉在东钱湖殷湾定居。由此可以推论，在800年至1000年之前，殷湾就有人居住了。

有水必有鱼，有鱼必有渔民。东钱湖周边世代居住着渔民。而且，东钱湖最早还是通海的。从唐宋时起，就有殷湾人出海捕捞作业的记载。他们驾“大对船”外海作业，每年中秋时节，渔民祭神鸣炮，三百余艘“大对船”浩浩荡荡驶向镇海口，集中于沈家门，然后扬帆远海，历时8个月，至次年三月满载而归。其他时节，渔民们大都在近海作业，或者划着小木船湖内捕捞，用游丝网捕获湖鱼湖虾。

“大对船”是明朝永乐年间由东钱湖人发明的，即用两条船拉开一顶大网捕鱼。后来，各地渔民纷纷仿效，“对船”捕鱼风靡各地。

东钱湖镇文化研究会会长戴良维认为，东钱湖“对船”，有的留在舟山，有的出入湖海。出入湖海的船，途经莫枝堰，过中塘河，在宁波九眼碶下甬江，出镇海，直奔

戴良维分析，殷湾渔火最盛于南宋，其时宁波经济文化相对较繁荣，东钱湖上官员往来较多。从下水、韩岭至莫枝、宁波有航船通行。陶公岛与殷湾村之间，有一条狭窄的航船通行水道。每当夜航船驶过湖面，船灯隐约可见，犹如流动的星星。

“水阔烟深望渺然，霎时渔火满前川；客舟过处添愁思，疑是寒山寺外眠。”清代忻宇春将殷湾村与姑苏城外的寒山寺相比较，诗中透露出淡淡忧愁与浓浓思乡之情。

自唐宋以来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上世纪50年代，殷湾渔火一直在东钱湖上闪闪烁烁，明明灭灭。

“烟生晚饭几渔舟，有客相看倚画楼。枫叶芦花相掩映，斜风细雨半沉浮。鸥眠应怕余光逼，鱼戏

非都是干粗活的渔民，倒是出过不少官员名人。宋代宰相郑清之，航运先祖郑世彬，工商巨子项莲荪、孙祖荫、郑佩民，中国早期电影摄影师郑崇兰，都是从这个小镇走出去的。

岁月沧桑，百年过客。时光让这些人物都成为云烟，所幸村中留下了不少古代建筑。行走村中，一幢幢古民宅映入眼帘。30余条弄堂，有的以姓氏为名，如陈家弄、张家弄、盛家弄、孙一房、郑三房、七姓门等；有的以数字来称呼，如元六房、廿二房、三八房、廿四间等。

众多古建筑中，“老廿四间”和“新廿四间”，最有名气。“老廿四间”是一处清早期建筑，又称“走马楼”，为硬山顶重檐两层楼房，院内设中、后两个天井，东、



映山红

邱英士 摄

老家有家饭店，叫“第二饭店”。蛮奇怪的，镇上并没有“第一饭店”，为何这家饭店就以“第二”自居呢？

第二饭店不大，普通的店面，也就一个大厅摆几张长条桌子，里边两三间小包厢，谈不上雅座，比起大酒店自然要简陋，但比起大排档又窗明几净得多。饭店有二三十个年头了，我们一家还在镇上居住的时候，常去这家店吃饭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是阳光明媚的，父母亲工资不高，但物价也低，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。每周周末在家想不出烧什么菜时，老爸手一挥，走，到第二饭店去吃，便带我们下馆子去了。所以在我的记忆中，去第二饭店就意味着改善伙食，自然是件爽心乐事。在第二饭店吃什么呢？本地菜为主。老板是一对比我父母年纪略大的夫妇，烧得一手好菜，我管他们叫大爹、大嬷。老家位于东海岸边，小海鲜得天独厚，饭店里哪少得了这些？走进第二饭店，不用菜单，直接到冰柜边就着食材现点，老板娘圆珠笔纸上

车厘子

第二饭店

时光轴

疾走，简单应答几句，心领神会，就托起菜品送到后厨，不一会儿，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来，就着老爸的啤酒、老妈的冬瓜茶和我的可乐。青椒炒乌贼、葱油海瓜子、榨菜蛤蜊汤，一道道再家常不过的小菜，总能吃得我人口赞叹回味无穷。

家里偶尔来了亲戚朋友，去酒店招待显得铺张，到第二饭店最合适。找个包厢，围坐一桌，热热闹闹的。回家遇着亲戚来做客，中午还

是去第二饭店吃饭。大家坐定，有说有笑，亲戚们问我读什么专业，我回答说“日语”，这在小镇上是件稀罕事，几个表哥表姐起哄，非要我现场“表演”几句日本话。我对着一桌子心心念念的小海鲜，满耳朵是他们的叽里呱啦，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讲方言土话，而说什么日语，实在是不合时宜。于是忙笑着支开话题，该吃吃、该喝喝。离乡日久，我的家乡话大概也越来越不地道了吧。

很多年了，没再吃过第二饭店

的菜，然而昔日那种幸福与满足的滋味依然萦绕舌尖，它成为我回头的“莼鲈之思”。有一次，我回老家走亲戚，傍晚时分回程，突然想到第二饭店是否还在，于是独自驱车穿过几条马路，一抬头，“第二饭店”的招牌赫然亮在路边，竟然还在！我莫名惊喜。下车走进店，店里没什么顾客，迎上来一对小夫妻，问我要吃点什么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。我一愣，怎么，东家换过了？稍加询问，才知道原来的老板岁数大了，把饭店盘给了他们。我哑然失笑，也是，我都啥年纪了，大爹大嬷们能不老吗？新店主递给我一张塑封菜单，我扫了一眼，又是一愣，哪还有什么小海鲜，全是川菜样式，看来，第二饭店成川菜馆了。既来之，则吃之。随便点个菜，拣了个角落坐下。实在没料到这顿饭会吃得如此垂头丧气，吃完匆匆离开。望着第二饭店的门面，我忽然感到一丝游子漂泊的恹恹，连一碗家乡菜也随岁月老去了。

回来一趟是容易的。回得去的是人，回不去的，是一饮一啄故土风味的光阴。